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海天寥廓立多時：追思黃金麟

Standing Long in Front of the Immense Skies and Seas-In Remembrance
of Jinlin Hwang

doi:10.6752/JCS.201710_(24).0015

文化研究, (24), 2017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4), 2017

作者/Author：丘為君(Eugene W. Chiu)

頁數/Page：233-23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7/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5](http://dx.doi.org/10.6752/JCS.201710_(24).001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海天寥廓立多時：追思黃金麟

Standing Long in Front of the Immense Skies and Seas —— In Remembrance of Jinlin Hwang

丘為君*

Eugene W. Chiu

57年的壽命，在一個世紀前可算是不差的享年，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巨擘梁啟超(1873-1929)，有無窮力氣似地能寫出1,000萬餘字，也只活了57歲。比梁啟超大9歲的德國社會學大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也一樣只擁有57年的生命。兩人在世時，同黃金麟(1961-2017)一樣，都是生龍活虎的樣子。金麟1993年起到東海大學社會系任教，至2017年春在工作崗位上病逝，有生之年除了獨立完成多篇高質量的論文，還出版了三部極具分量的著作，春蠶吐絲，為臺灣教育界奉獻了近四分之一世紀的生命，為國家教導、培養出至少3,000名優質的大學生與研究生。他認真專一的學術熱情，他思考的縝密周延與下筆的慎重嚴謹，其精神毫無疑問可堪比擬兩位前輩學術大家。

一、

黃金麟在1993年於UCLA完成社會學博士後，回到母校東海大學社會系任教，比我晚一年入東海。我們在海外的學習有時間上的重疊，都共同見證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與1991年底的蘇聯解體大戲。在研究領域上，我們正進入剛剛崛起的以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為代表的「後現代」研究。金麟的興趣在歷史社會學，我的Major是歷史學，但Minor是政治社會學。我們彼此有共通的學術語言。加上後來在東海大學的宿舍是鄰居關係，因此無論在生活或工作上，我們都是在一個親近且舒適的環境裡相處。在這

* 丘為君，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電子信箱：echiu@thu.edu.tw

裡，我與家人經歷了金麟由年輕單身教授變成人夫與家長的過程。

在廣袤而美麗的東海校園，我們一同經歷了1996年來自北京恫嚇的臺灣導彈危機，與2000年臺灣的第一次政權轉移。但是以學術為志業的黃金麟，並不被這些世俗的混亂所迷惑與干擾，繼續在自己的書齋裡，日夜與學問知識奮鬥。2001年是金麟學術生命中的「三喜臨門」年。這年初，他出版了第一本具有濃厚後現代主義色彩的重要著作《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2001)。另外，他在這一年以40歲的年紀升等正教授，成為東海大學與臺灣社會學界的傳奇。第三，夾著在學術界建立起聲譽的喜悅，金麟獲得國科會（現在改名科技部）獎助，在這年與家人赴哈佛進修一年。

1999至2002我擔任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同時又主持一個國科會獎助的東海文學院跨領域計畫「思考與表達」，十分忙碌，與金麟切磋學問的機會變少。一年後金麟回國，為我介紹了在哈佛結識的朋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研究院許紀霖教授。紀霖兄從政治學轉向歷史學，擔任思勉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是業師張灝先生學術思想的追隨者，對中國近代思想有過人的修為，在大陸學術界有不錯的聲望。因為金麟的牽線，使得我2007年後主持東海大學文學院時，讓這兩個機構訂約，進行制度化的學術合作與交流。至今，雙方每年仍互派教師到對方機構進行訪問講學，這是金麟教授對我東海大學文學院的重大貢獻。

二、

金麟在57年的歲月中造就了豐盛的學術成果，依個人觀察，絕非僅僅幸運而已。他的不平凡生命有三個明顯特色：敬業專注、正直不阿，與正面思考。

（一）敬業與專注

黃金麟教授學術上的大收穫，最關鍵的要素是建立在才情上的專注與敬業。以學術為志業的他，生活極有紀律，每天載女兒安婕上學後，便入研究室，開始“do sociology”（這是他常對我說的用語）。我不時在下午4：30左右接到他的問候電話，原因無他，等接小孩下學回家前的一些空檔。換言之，他從早上8點開始工作，直到傍晚才休息。每週六也都在研究室do

sociology。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由於他沒有午休習慣，因此每天需要咖啡提神，沒有咖啡他幾乎無法正常工作。他的專業是社會學，但議題多半與歷史，尤其是與近代中國有關，閱讀大量材料成爲他學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雖然經常就近、現代中國研究的材料交換意見，但是他後來的研究課題與領域移動速度太快，因此在歷史材料上我對他的幫助其實有限。無論如何，他閱讀材料時總是非常用心，都是一頁頁地翻讀，勤做筆記。在非常炎熱的臺灣夏天，都是耐著性子在研究室內認真檢索與思考，如此投入，如此熱愛他的學術工作。

（二）正直不阿的人格

金麟的心思極爲單純，爲人處世不佞不求，不卑不亢，具有令人尊敬的不凡品格。在處理公共事務方面，他一定端正自身，黑白分明，道德標準甚高。見到不公不義的事，他多會有所批判，不作鄉愿。這種剛正不阿的作風，不和稀泥的行事，有時會讓他的學生敬畏卻步，讓同僚感到爲難。在他擔任系主任期間，這種嚴謹不二的性格，最後多半贏得別人的尊敬。他的 integrity 人格，跟他的論文書寫一樣，都是一絲不苟。他後來會進入「社會不正義」研究這樣的議題，一點也不讓人意外。但如果將他看成電視劇上的包青天，鐵面無私，難以親近，則又不是事實。他是一個浪漫但務實的行動者。浪漫，讓他在辛勤工作之餘，懂得暫停下來思考生命的意義，爲家庭與個人增添品味的生活，與朋友喝茶餐聚，或帶家人出遊散心。務實，讓他在專業範圍內進行廣泛閱讀、洞悉東西方的學術動向，並不斷地藉此增添自我的研究能量。

（三）正面思考的人生

與金麟認識二十多年，幾乎從未見到他有過悲觀或灰色的思想。他的生命總是積極向上，勤奮工作，時刻奮鬥。

金麟不抽煙、不喝酒，無不良嗜好，生活單純，也從不曾聽他說有需要憂慮的健康問題。2013年夏我卸任東海大學文學院學術行政工作、準備去上海講學時，金麟約我吃飯。我們大約每一個半月見面一次，多爲餐聚。這次我提醒他務必去臺中榮總胸腔科照X光，檢查他這一年多來的咳嗽問題（他以爲是過敏，市區宅邸的社區醫生朋友也這樣認爲，因而大意）。他接受我的建議。大約兩週後，老友蔡瑞明教授寫信通知我，金麟發現肺腺癌。我在上海得知此消息，有如晴天霹靂。

金麟在獲知得到不易對付的肺腺癌後，並沒有被病魔嚇到、擊倒，依然以堅毅的腳步，堅持教育責任與學術研究的工作崗位，為知識真理而戰。在做化療的辛苦過程中，他依然持續埋首書牘燈下，專注不二地寫書；寫累了，依然瀟灑地雲遊四海，品嚐生命。2015年11月，許紀霖教授到臺北開會，應我之邀到中部來東海大學演講，會後的晚宴，金麟竟然願意出席。我因為不忍打擾他的治療，已經有近一年不曾與他見面，這次相聚（遺憾的是，竟然成了生命中最後的會面），看見他雖然因為與病魔奮鬥而顯得清癯許多，但依據精神煥煥，談笑風生，也不忌諱談他對抗腫瘤的艱辛。他是如此的生命勇者。這個無懼的能量，無疑是來自他的positive thinking。

三、

黃金麟教授的不凡學術事業主要建立在他的第一本代表作《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本書共分為五章：第一章〈身體與政治〉；第二章〈軍國民、新民與公民的身體——身體的國家化生成〉；第三章〈禮法鬥爭下的中國身體——法權身體的誕生〉；第四章〈鐘點時間與身體〉，以及第五章〈游移的身體與空間的身體建構〉。這本以「身體」(body)為中心的論著，基本上想要回答三個傅柯式 (Foucauldian) 的提問：1.我們的身體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歷史變化，才有現今的樣子？2.這種身體的發展狀態，隱含了什麼樣的歷史特定性與危險性？3.它能否被當成是一種普遍、永恆的身體模式來看待？提問之後，接下來我們這位才華出眾的臺灣社會學家以傅柯的論述分析(Foucauldian discourse analysis)，以高度的原創性，創新地處理了「身體」在近代中國變化的四個議題：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與空間化發展。

這部佳作有幾個重要特色。第一、它是少數能消化西學，並將其創造性地應用於東亞（尤其是中國）的經驗研究。第二、為東亞的歷史社會學建立一個經驗研究的模範。第三、以身體史觀，為近代中國研究另闢新徑。

（一）在經驗研究中消化西學

社會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傳播到東方來的一門重要知識，嚴復(1854-1921)在甲午戰爭後曾經翻譯為「群學」，後來大家逐漸接受、採用日本人翻譯的社會學這個名稱。亞洲有若干學者，喜以介紹、發揚與闡釋西學為職

志，這無可厚非，像嚴復的事業一樣，具有無可爭辯的價值與貢獻。金麟志不在此，除了在課堂上講授西方社會學的理论大家時，必須為學生講解西方社會學的基本內涵外，他在臺灣開展的學術研究，基本上均跳過介紹西學的這個消化階段，而是直接進入以東亞文本為基礎而開展的經驗研究。

在方法論上，本書以後現代主義學者傅柯的「論述分析」為方法論，聚焦於傅柯提出的「身體」概念，進行近代中國의 文本考察。他顯然受到業師張灝先生「轉型時代」(Transitional period)概念的影嚮，因此在時間斷限上，將其經驗研究的時間斷限，定位於1895年之後；儘管金麟沒有沿用張先生以1925年作為「轉型時代」的下限。另外，他也受到法國年鑑史學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嚮，尤其是年鑑史學第二代的掌門人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在時間理論上與宏觀史學上的不凡創新。如所周知，東海大學社會系是臺灣學界引入年鑑學派學說最早、且有明顯成就的學術機構之一。

(二) 為東亞的歷史社會學建立研究模範

關於為東亞的歷史社會學建立研究模範方面，黃金麟教授在這方面有兩個重大示範。第一、勤讀經驗研究需要的原始材料。第二、結合理論與實踐。

在前者方面，金麟於沉重的教學負擔以及繁雜的學術行政工作之餘，他還得耗費大量心力在連專業歷史學者都覺得吃力的龐大文本材料中。近代史的文本數量，遠非傳統歷史所能比擬，要從大量的近代史文本裡沙中淘金，絕對是一件吃力的事。他沒有用數據庫的檢索，而是在借來的書冊上或影印出來的紙本上，逐字地閱讀，再耐心地將研究材料整理歸納，消化成為他準備上桌的佳餚。

關於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方面，由於他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有高明的理論指引，與充分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被審慎過濾的材料，便可以恰當地放在他的大理論架構裡。如此一來，那些汪洋大海般的史料，便可以在這些有效工具的光照下，讓有價值的部分浮上來；那些原本平淡無奇的材料，就可以在這些精心設計的有效工具指引下，達到「化腐朽為神奇」的效果。另一方面，由於他相當用心地處理材料，因此作品不至於掉入機械地套用理論，造成「史觀先行」的僵化現象，不會演變成材料為理論服務的窘境。

(三) 為近代中國研究另闢新徑的身體史觀

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百年來從政治史到社會史、到思想史、到文化

史、到心態史，一路過來一直從外部吸收養分。雖然如此，卻甚少從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的角度來探索中國歷史。金麟的這部作品，開創性地示範了如何用運用身體史觀，創新性地分析近代中國。拜金麟身體史研究之賜，這部經典作品大大豐富了近代中國史研究的取材、方法論與史觀。目前漢語世界的中國研究，已經陸續見到關於身體史的更廣泛開展，例如開始進一步地將傅柯的身體史觀運用到儒學研究方面，且此一趨勢似乎還方興未艾。黃金麟教授在這方面的開創之功，在為近代中國研究另闢蹊徑方面，值得大力表揚，其貢獻不容抹滅。

四、後記

參加故友黃金麟教授追思會時，應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劉正院長之請，在會中發言；雖然手中有草稿，但心情實在太惡劣，悲不能言，只能勉強說出幾句話。現在將未能在會場上完整表達的，寫了下來；雖然依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但僅能略表方寸之誠，作為對老友의 永恆追念。

補記於大度山 2017/2/5初稿，4/23定稿

引用書目

黃金麟。2001。《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公司。